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八

文集

七十行成稿序 周復俊

安寧丘君文奉為予言升菴生平著書凡九十三種行
于代者僅四十六種云乃若七十行成稿則公晚年所
作而文奉輯之楊生富春手錄也嗟乎公以師臣元嗣
年二十四即奉進士第一官禁林門第科甲亦既通貴

清華極矣頃議禮不協思譴滇雲由嘉靖甲申溯己未
蓋已三十六祀其客路之悲辛旅次之岑寂嘆風雨之
淒其感日月之征邁悒鬱亡聊或情與景會意象融適
率于篇章寄之加之天賦不羣超悟卓絕博學強記至
殫精故其所著若是其多且麗也假令公出入承明武
不越輦轂下而山川之欽巖草野之蕪曠人情物態之
糾紛迺還均弗經于目亡拂于膺則搗練未精諛詢問
悉而乾坤海嶽之靈淑亦何由俯仰旁稽以窮其變縱
于論思啟沃之暇敷文代言自宜華美溫麗不若窮而

後工如其工也孰與今多由是知天之申錫今上之陶
鎔于公獨至矣憶自嘉靖乙未至甲寅俊三入南滇載
仕西蜀凡二十餘年恒與公握手接膝散帙論文闡夜
申旦開諭勤拳寔兼師友之誼且祝母有文訓子有誥
申貺有篇亡慮數十百札公之于俊何如也今茲來遊
忽覩丹旌飄揚于昆池之上而文舉所輯成稿適携而
至慨嘆疇昔不覺雪涕之無從爰命梓之流布海宇而
其所著書併疏其目于左方庶季士大夫知有敦焉

楊升菴集序

周復俊

予少聞楊子雲其人湛然自守不欲矯然于世意其中若無餘者及觀甘泉河東長楊解朝解難欲辭滄、凌、摩盪擊飄轉流互條曾如神至太玄法言奧矣又何所暢懸殊也其懾栢生屈侯芭有以哉皇明光熒氣完英賢雲蒸文道古雅博南成史成都楊公慎興焉人皆云今之子雲其信然耶公幼慧穎八歲即點綴雋絕二十四奔進士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詞之皆生平所未了公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曰此真才子既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逾浹而遠未幾恩譴滇雲違丹

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于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旅棲高峴高絕世務時與韻士浮艦游韉窮金碧林水之勝人間斷簡奧篇延搜極殫行遊飲嘯唵披不撤獨舞之暇著書五六十種扶踈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真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季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迺今兼之以故舍英擷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尚焉當此之時寧知公與子雲其孰為雋也君子曰大夫低回新室竟蒙投閣之耻公揚音吐氣于聖朝雖投荒三紀寂歷以終不逮翊皇猷輝帝

制殊可悼盡方諸子雲一何愛邪公為文憲章遷固翔
翔晁賈摠轡于屈宋染指于王劉濯纓于權柳而扶搖
縱次有其似之不必摹擬而始工則奚止馳駕子雲已
乎公自稱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
陵以上四始今茲所覲特九鼎之一裔梅檀之片香已
耳俊往時捃憲蜀臺解后公金沙寺謂予不鄙斯集幸
刻諸吳中予既口諾心許之慨徐劍徒縣嵇琴沉響爰
次遺編并叙其世庶來葉有考焉

刻南中集鈔叙 周復俊

癸丑夏五余三使南陸訪升菴先生于連然海莊未覲
也久之緘鯉徵鴻貽音授簡以南中集鈔梓繡未精丁
寧彫易先生詩刻在人間若南中集二局南中續集二
局手書升菴詩二局升菴楊先生詩二局皆已映色瑤
珪騰輝虹漢頌鴻辭麗藻登載寔繁裔楮殘章散遺不
少近從記憶遠逮蒐披小市孤林方珉片碣凡慈宮仙
苑之苗題竹宇松亭之揮灑涼縑暑簟之所流傳渙舸
樵扉之所歛蓄曠若二時俄堆簡素而又獲連然諸生
入門高第知余篤好千里惠將亡異鱗屋飛珎鷄林薦

馥矣余乃撫几而嘆曰此江潭澤畔之吟太乙藜輝之
燄也登臨游矚之遺金馬碧雞之光也茹茨蓬藿之韜
文苑木天之儲也海童蘆笙之倡明庭清廟之奏也余
何敢忘焉嗟乎子雲未老寧無擊節之桓譚季雅有文
行見賜纁于先武乃若先生之詩權衡千古操縱百氏
列錦合綦含英茹寔驅馳漢魏肯與顏謝比肩掩抑齊
梁何啻徐陰接壘斯則奎緯有章神化所至非東吳菰
蘆中人所能知也刺成視前上弓通為二弓云

頤行之集叙

周復俊

始余識行之于林臯也從陸墓楊甥行遊散至浦口見
一宅門舍掩藹上書柴門次流水乳燕度春雲意其中
必停雅人通刺候之倉卒接晤論吐蒸洽遂怡然相彌
日始退便定交于籬落之間桑竹之蔭矣君長才博學
風神雋朗內受靈冲徜徉不羈故藻翰之工點綴氤氳
景效曠前情融世外尋其累牘率如春雲流水之音始
嘆其駿今愕其羸矣系本世族蚤折桂枝茂承箕裘之
緒充其所挾料佩玉紆紫只尺斯近蕭然夷曠不以時
務經懷既旅進旅卻年髮稍頽川途盤桓時境岑閼羈

思所牽亦增累嘆每結情于林澤寄况于樽筓而尤恣于篇章怨而不誹憤而不激視縕袍如黼裳等蓬宇于綺閣可謂得風人之正者矣明興詩禮聿新自吾郡太傅徐公洎空同大復輩出力培古雅浣滌頽風衡機迴幹學者宗焉而君以立識清襟適遭時會非徒排比粵勻音律流暢尤顧瞻風雅存尚風骨一篇一味光采照人譬之文輪玉輅陳載敦昂驅馳于清塵芳草之郊觀者成仰其輶輹之堅存于之麗也是弗得為正始之遺響乎夫詩之教微而其為韻也遠微斯淵深淵深斯巨

測苟非學窺百氏則不能含苞千古而致極其精迺若其韻命之者天授之者神英：郁：與化俱生冉：焉溶：焉如水上花漪雲端月流又如月霞灑氣飄帶林岫霏霏暎蔚可挹而不可盡孝循滋習大道可通韻非化甄不可強得故知韻者詩之所由汙隆也無病孝之弗克唯患韻之弗足散歌非韻莫積矣則詩豈易云者哉行之洞示今古式準諸家刊削模倣止絕揮霍而繩之唯中雅迫唐初耻攀元宋宮徵務調其音方圓不奕其度情蘊夫辭色銷于象泯然無蹟混以化遷亭：如

也軒：如也與外縛中稿閱未終篇而倦者天澤矣斯
非學與韻兼勝者邪碩懋仁見之嘆曰洋：焉懿哉夫
詩乎行之世居郡西周山有林壑之勝父終藩叅家劇
清約其棲陸墓蓋依婦家楊氏云集凡四卷古今詩四
百十四首雜文二首

蘇長公集抄序

頌治

山羞海錯非不珍也然以之常食則不如穀水綃霧穀
非不貴也然以之常衣則不如食有淺丈夫者以為帛
與穀之不足御也斤：焉珍貴之求而人亦遂以是羣

而和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世之言文者何以異此其言
曰我進于古矣吾尊周秦而卑唐宋矣凡文之所以哀
者皆韓蘇教子為之也嗟乎韓蘇教子者其見豈遽出
若人下哉彼誠有以自說者固無用此區：肖貌為也
且夫古之人專得其神故惟恐其有所似而其真獨完
今之人專得其形故惟恐其無所似而其真跡喪神形
真似之間斯古今文字之辨也余少而最喜蘇氏父子
之為文而喜長公尤深謂其縱橫類子長綜覈類賈傳
玄虛類莊生變幻類佛氏忽采而莫知其所由采忽往

而莫測其所由往澹而寔濃質而寔綺辟如人終日食
穀而曾不厭口終歲衣帛而曾不厭體此亦真之至也
神之極也故曰無味而味出焉無文而文生焉若長公
者近之矣于是即余生平有當乎心者命兒子悉別而
抄之凡八卷摭若干篇蓋非獨為兒訓將使天下文士
以似亂真以形奪神者其或有寤焉耳

故陳光州鳴玉園集序

顏治

往歲甲戌故友陳貞父自寧鄉徙寧州已而坐脫賊黨
歸則著客憤以發舒其鬱：不平之氣其寫盧源顛末

白甚當途者寃之方擬嚮用貞父而貞父固不芥蒂益
理鳴玉園以自快每交梅兩橫溢貞父輒股引回斗諸
山水直走潢池魚薄間沸若崩雷飛雪也嘗邀余坐浮
青舫見萬魚緣亂水而下細者撥刺跳沫無算貞父顧
縱之去而其尋文者差肯受約束忽而屈強作人力
勢如跋扈矜雄者貞父竊大咲是復欲類陳家老子邪
亟命園公數曹共拱之因喚姬人騁金錯為鱠冰絲紅
縷照耀雕俎中不覺空堂晝寒綠酒增色也當是時賓
客共厭粲罷余乃叱箸而起曰今法網稍：密矣卒不

就理者豈罰太重賞太輕乎貞父以為不然夫賞罰者上所以礪世而非下所以自礪也要在罰而莫測其所由怒雖薄必咸賞而莫測其所由喜雖小必勸如其可移之以賄賂而不辨之以貪廉則其法窮而無所施各希異于他日之得而規避于一時之失其蒙厚賞峻罰皆具文也將安貴法矣吾故曰苦無法于是余進曰然則尚嚴乎貞父又以為不然今夫豪傑之士非如羣兒爭膏其田宅肥其子孫而已也固曰吾胡然而不負上者及其竟也黜齒于資格而不得越牽制于議而不得

專方且以因循為老成方且以含糊為忠厚設有大役始而聽此人焉捐鉅十萬姑試而漫嘗之不效也既而聽彼人焉又捐鉅十萬已輟而更作之或昨是而今非或攘利而掩害舉一切非常難奏之功都付之苟且依阿之手其幸而成則吾享其福其不幸而敗則人受其禍天下卒然有故泛：如橫舟不繫而豪傑之氣已枯竭而無餘矣尚何以為天下吾故曰苦有法其惟有法以御庸材無法以御豪傑而後可余聞而嘆息者久之殊悲貞父老不盡究其用居二年丁丑十月貞父以蒲

州趣之北而適有太白為彗其光竟天閃：如懸旂也
余送之更酌貞父曰長庚勸汝一杯酒貞父其行矣蒲
州誠知人定有當于貞父者比赴銓部僅奉例左官知
寶難也貞父雅不耐折腰溷風塵吏未到官首登華山
拔希夷峽餐玉女蓮華抵李白呼吸通帝座處頗文而
記之累千百言至數其犯死道凡有八不似昌黎徒狂
哭為也亡何再遷光州治踰寧名愈盛竟輿病還卒于
家矣于乎余今乃恨格之能死人也貞父卒之九年已
丑春其伯子爾耕痛貞父不獲信其志獨念貞父文章

多英爽駿烈酷肖其人初不學他子削鏹刻葉以聞王
呈巧第私所欲吐便自媿：落紙不休尤長尺牘藏者
榮之耕謂梓傳于代粗足慰貞父九原而屬余按定摠
若干卷顏曰鳴玉園集亦貞父遺意也余晚而交貞父
然誼最堅不宜以燒筆研而無言者幻真子曰昔虞仲
翔云海內有一人知己死可以無恨甚矣心相知之難
也貞夫剛腸勁氣推倒當世偶限于上第遂蹇：州縣
沒其身乃至今海以內知貞父非一人寧獨以政事文
李抑德之休明不誣耳貞父不死哉貞父質行具載本

傳弗論、其有閑治理與余燕語者次于篇

紫峯文集後序 丁白甲

紫峯先生文集梓于書坊海內爭愛而傳之寢病未廣
自申之入蜀也則取令予及峯君所遺抄本而翻刻之
既以請于文峪母公序其編次矣復不揆蕪淺而掇其
後曰惟文之弊于今有可言者自周文郁：誥誓維謨
訓而傳歷漢而唐而宋代有作者各以所長傑然而自
鳴一家秦與漢之不可為周與唐之不可為漢宋之不
可為唐也且言人：殊非獨其世則然自曾思孟著書

同宗孔氏之道而李各有從入言各有攸當要以文其
意之所欲言闡其蘊之所未發其為道相謀則均也彼
老列莊荀數子雖皆為偏曲不談之見然彼馳騁其精
神鼓舞其筆端騁雌黃之雄辭而爭為道術矜赤幟者
今其書具在人自為家可讀也何至如今人沒身塗俗
李之口耳而張吻漢秦之糟餘哉夫唐宋文稱六大家
氏推本韓祖孟歐祖韓柳與韓頤頤蘇父子一門曾王
一時較相考訂而其文務去陳言前後相掩不可謂非
步秦漢絕塵者而無秦漢一句一讀何也鎔金在範色

象肖而規製別矣豈今人命辭頌出六大家右哉宋人有言黼黻刺綉良錦也尺寸而割之則緋繒之不若世之刻意班馬句字而模倣者皆割錦之類也即使優孟似叔敖吾猶惑焉今觀先生諸作本孔孟之學術程朱之義理而發以自然之文章固不當與文人題品然其推嶽倒海之氣媚澤輝山之精卓乎成一家言未知與數君子相伯仲何如自申恐世之讀斯集者執蹊徑以求先生之文將茫焉而無所入故為是說以質正焉若先生之吟咏性情則愚嘗以比于宋儒康節方追悔少作而以為未盡也觀者因是文而得其意于文之外或可以想見先生云

中筭集序

丁自申

昔之論文者曰文章與時高下夫文章高下因人者也虞夏商周之書無論已今季士大夫言文人人率宗西京豈不謂西京去古未遠有雄渾宏博之氣觀其文知其世然如司馬賈董教子可謂炳然西京者矣然子長之文奇相如之文龐賈誼之文激發大要以其周流歷覽比類寓詞與夫少年之英邁據其才情性術各有

所至而言人、殊矣由數子而他可攷而知也惟仲舒氏以其下惟發憤之學其言最為近古不惟天人三對考見學術而正誼明道寥、二語世孰有加之也仲舒非所謂西京獨剋者耶數子者生其時與相先後而文則人致相遠今所稱西京文者直取子長以下句比而字肖之輒以為入漢堂奧而曰古在是古在是不知漢文之所以近古者為有仲舒不背六經宗旨也其淵源最近古云稍後劉向匡衡者出皆相繼明經術為儒者宗以彼極諫封事與治性戒妃匹諸疏何其言論淵懿

有六經之遺則文章信以人為高下緊委于時者非也必若西京四百年後其文已降則韓歐生于唐宋乃為力追古作其時之漢與不漢奚計哉雖漢時亦有傑然獨出其文不群者如仲舒衡向是已若瓊泉先生之為古文也其自以意而為之古者也先生蚤歲受詩治匡氏之學而博極群書洞貫性命長子發明經旨即董劉未能或之先者始先生弱冠魁闈中主司梓其文為程式遲十七年而後舉進士先生于經李可謂如釀之醞如繭之繅其為古文所由來者遠已按集中諸作多揚

推風雅比經傳義而美頌直規遠引廣譬雖極貫穿博洽惟斷自經史而戰國策韓非稗官小說之書弗與焉至論其體裁渾雅意度悠揚則自西京而上其屬辭不必同自眉山而下其命意不能到當必有鑒古者能評騭之矣先生昔為苗曹其文盛行時有談古文虎視西京者士類籍籍爭慕也然先生守所學自信益篤久之士論亦翕然以定夫士類而果籍籍西京也則先生其仲舒向衡漢文之傑出者乎抑不然也則願先生且自處于唐宋之間不聞論文者以韓歐二氏為非古也某

淺陋不足以窺作者之庭第不敢謂于經學藐無所見故直知先生李有所本其文一以意為古而使天下不敢以異世而殊視古文者或于予言有取焉集舊刻于筠陽為筠陽集至是合續集併刻之而易今名則先生所自命云

刻豐南禺先生遺稿序

徐時進

自齠時一睹豐先生道上觀者襍遲延脰張趾幾不得前公土木鷄皮鬢髻當頂暨暨一藍瞥然經市先不恒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豐先生書與其詩若文也當豐

先生時吾郡大司馬張公維靜為主盟而于豐先生獨多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今上丙子去公捐客且十年其孫越人衰自散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癢疴傲士區蓋不謀閔龠都廢題詞屬草率徒手脫不越宿而奚奴已竊投好事不能以半覲貯久矣歲丙辰溫陵蔡公體國奉璽書視吾海上師選間與公之曾孫孝廉建嗟咨前事且云人高事遠遺物猶珍矧文字而名在作者壇忍令漫漶乃爾于是孝廉君括諸門舊并前所儲付剖人而使君則以序命之不佞某余曰主臣此

吾所為甚欲使嵇公一見何必不如士季乃其人在玉樓吾所為不可見于先生先生所為吾得而叙置之俾譚者有迷焉後先引重何必第為先生不朽先生登朝在世廟初年會大禮議起尊公五溪學士議不當上旨考功公與諸同議名臚具皆得赦而五溪公以首議拜杖且得戍均不及首丘此則公侘傺不平之所繇而儻曷詼詭顏然自放畢一世而不可意之所托以發摠者也其自成童耽書已寔淫焉十行並不一目不忘至四十外非諸家近行無他苑秘由公一盼矣其為詩若文

先無行集不必盡喻于天下槩天下所以知考功以其書而里中人以其名市更為厲宰得公盛年妙墨贄四方而參品目故當不無異論評者出而評之者又出千載而下各不相為漢冥之間把臂相知且得無深念初議率乎下馬布毡觀以三日不復敢謂浪得名其初固無意為齟齬也少馬塔折心要為共詣之途已見得爾又安所得為違心之論紫蓋祝融業不相下直聳蔚藍亦各天植之耳未必祝融以諸峯之拱已自多紫蓋亦復何心望深于所不拱已雖然吾猶未得其所以有拱不拱意也以尼父之聖而名播揚于天下猶云子貢後先之大道透遲耳目是固宜必有以通其意豐先生高自標位亦何意于吾黨孰謂吾黨而可無意于先生哉是剖也明使君獨闡之母令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也正吾黨事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前剖共若干章文若干章大抵非里閭生前所得寓目而矧以稱于四方姑而再其名曰夫空青水碧能語怪不能語恒皆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余所睹記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間豁豁呀而幽閒獨寄文自

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間豁豁呀而幽閒獨寄文自

西京以後比事肖形無意矜奇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
誤更鑿令讀人爽然惜未有能盡譬其亥承與天下
暢然滑疑之耀也所藏世統五經傳多逸文并以疑存
俟後君子

袁永之集啟

王格

嗚呼永之沒已幾二十載矣其詩文行于世人貴視之
不啻和璞也而何藉于余頌念與永之生同歲方永之
發解南畿也余亦奔于鄉明年同第進士讀秘館書日
與永之出入承明相周旋也次後彼此官輟雖不得一

律然以永之之才而竟終于外臺簽書余之罷河南也
又適與之同牛驥同櫪在永之固為未究其用而在余
則已幸矣昨丁未之臘永之嗣子尊尼以所刻永之集
見寄且屬為序當是時永之蓋已下世余泣而存之未
有以為尊尼復也歲月易除倏忽更十有七八載矣雖
余子人世齒髮為少延而卧病江渚亦五換嘉靖之歷
平居塊獨諸念皆息而獨于海內故人之思有不能忘
于夢寐者况與永之踪跡之同又若是邪頃兒子宗彥
遊太李曾見尊尼尊尼意若有望于余者噫余何人而

碩于永之有所靳也謹畧載平生所與永之遊談之槩而庶幾以償其宿心曰嗟乎文章之事以其時則稱于聖朝者嘉靖為極以其地則稱于中夏者三吳為盛而永之所以自處與人之所以稱永之者皆不肯居其後永之居館中時其聲譽甚隆余下方之士固不能有所窺矚及余出逐為縣朝于京師與永之相見則永之以典試歸自大梁也向余道其在大梁得見李崆峒語言頗悉余時逐用吏事亦不暇諦聽後數年余督餉姑蘇訪永之于桃花別墅時永之以徙中居憂而余又即

署進止自便故與永之始盡平生之懽其談及藝文亦不似曩時之草率矣永之語余曰杜子美詩人之富者耳其妙語蓋不及王孟諸公又出所選唐伯虎集示余而定其評曰伯虎才甚駿惜流落後不自檢束大墮于樂天隊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絕一二語稍涉樂天即點之嗚呼永之遠不喜子美樂天而近于伯虎所稱僅此其際果易窺邪今全牒具在讀者取其言合而觀之盡可以得永之矣永之耿介有直節在兵曹不能媚權貴人故緩急無左右之者以至得罪其視李廣右又耻

絀體其大人卒上病自免其果決自任如此文章蓋特其餘事爾余昔赴永新也永之贈詩曰一官淹驥足百里試牛刀仕姑蘇又贈詩曰十年一見知非易楚水吳山莫浪分此二篇余寶藏之猶在中筭手跡宛然而謦歎則不可復聞矣傷哉傷哉余非敢謂知永之而其慕永之則非淺世固有知而慕之而視余又能特深者幸相與推而明之

書昌黎集後

王格

退之千載之文雄也自有退之而世之推而尊之者至

矣何假于余言為重耶而余于退之則有深悲其見詘而不能不為之辨者焉夫自東漢以來學者習為綺麗之文代相祖襲浸淫至于南北朝極矣唐其餘風未泯上以此求士下以此自媒淪于心骨而莫覺其非蓋八百有餘歲而後得退之退之生于流離孤獨之中非有師說導授及科禁示之趨避也而一旦起而矯正之今觀其文大抵忤時背俗與唐人若異代然者雖衆共非笑而所持益堅以卒抵于成其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諸篇雖辭旨所極未必盡合世儒銖兩揣摩之嚴然大

要尊孔氏排異端扶斯世而反之于經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揚雄王通之流未足多也而又氣韻豪勁才力卓犖凡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一經其手輒指切如在目前而縱橫曲直輕重疾徐隨所向而皆得如意真若與神遇而莫測其心原之所起者此退之也所以為能而世人之瞠乎其後蓋以此也當退之時人已尊仰之矣及宋歐陽永叔蘇明允父子相與表章而退之名遂益大顯于世歷元逮吾國初曾未有訾之者弘治正德間海內無事人文勃鬱遂至異論紛囂譏嗤前古

而退之亦不幸而與其擯棄之中至詢所慕尚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為言如退之輩且鄙偶之置度外耳於戲為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而雕刻之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神情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當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為此者耻蹈襲之不足為而欲自為其家也夫耻蹈襲而欲自為之則凡今人之所誇以為高而欲陵轢退之者迺退之所羞道而不為者耳而何以服退之：心乎且退之于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之亦不遺

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已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謂退之學古而不泥于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為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于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于艱深若劉焯輩所為是已歐陽永叔從而排斥之以歸于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為準的焉則永叔之功于是為大也嗟乎今時亦必有永叔者而後其頽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

有由吾之說憐退之而寬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寬假則其于為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書臨川集後

王格

夫介甫曠世之逸才也議者徒見其非薄宋制創立新法卒之黨同已排異議以釀成靖康之禍遂從而詆訶之若寇讐然亦過矣夫世之士學古纂言竊仁義道德之腴以悅澤其辭而取祿位者其自待雖孔孟無以過之及攷其所樹立往之脂韋勢利視其言百不一酬如是者古今不少也余觀介甫之人亦採摭百家蹂躪群

籍而自舉已意以鍵制之其所稱說憂憤動必依于先王而奇辭遠旨多有世儒所未窺者变法之端已見于少作蓋其生平不肯以流俗自處其高才銳志本如是也一旦都要津受知世主遂盡舉而力行之以為克舜之治真可必其親見者斯豈有意于亂天下哉自信之太過而弛張之無漸也然較其言行亦畧相符蓋庶幾古人所謂幼學壯行非苟為富貴而已者也當介甫時大儒輩出程張諸君以道學顯歐蘇諸子以古文名而介甫介其間意蓋欲而取之觀其議論可見矣然而卒

無以勝而其名乃為衆賢所掩至論其寔亦無甚媿焉所可憾者遭時太驟而畢露其底裏以成其僻遂為世所指目耳假令所涉稍蹇亦如正叔子瞻之遇于時而畧低徊于儕列之中則人方珠玑其唾餘扼腕其用之未竟以為宋之天下惜矣何至鄙薄而怒斥之耶介甫有言人之廉潔而直者非終然也規有濟耳又謂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雖陷于不義而猶能自強以列于後世于戲介甫亦不幸而類是乎余又稽宋之末造群奸並進固介甫之所遺而國勢所以不競者其原誠在于

此然才賢之生不必皆世用而天欲亡人之國必盡使其不肖之人布列于位以壞亂其所為宋至徽欽天時人事可知矣雖微介甫能保滿朝皆君子乎即使皆君子又能保敵人之不南下乎而其咎乃盡歸于介甫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亦枉甚矣昔朱晦菴列介甫于名世而國初蘇伯衡稱古今之士自左丘明以下僅二十餘人而介甫亦與焉嗚呼以此論介甫庶幾得其平耳

附原刻任少海稿序

王九德

德少時讀鄉賢高蘓門所叙任文抄畧蓋稱固陵先生始舉進士奉大對今上親題其文直詞絕識名冠海內當是時蘓門已即去不可問矣德問之東都士大夫乃知固陵先生者今虛陵洞天隱君子任霞父也後來德歷官司寇司徒則又見薦紳中亟稱任先生在去宗朝以清修方正著聞初從翰林改吏部為考功大夫骨鯁自持不與權貴人通關節其考察去者多勢力門下人或嘗先事以姓名相請託者一切皆罷去不問以故權門多按劍疾之如讐及皇太子出閣諄學先生奉廷推

稍遷官坊司直兼史館經筵官時號得人獨按劍者馮藉靈寵悒不能釋常欲啖私人持公短奏上竟無所得先生聞之但咲某嘗抱琴出閔遊黃葉寺坐聽梵塔風鈴如聞天樂持斗酒相勞三日不能歸又嘗欲掛冠宣武門浮海上尋安期生是其所短而時人未之知也遂毅然抗疏乞骸骨辭甚懇至疏三上然後賜歸居無何聞前怙寵者就刑西市先生猶函辭數千里使人投鄱湖水上市之有謂智侔秦相適逢上蔡之悲才近中即偶蹈承家之恨其渾厚如此先生還山四十年間前

後經中外薦剡者三十餘疏凡以高明見忌孤介難容終與世園方不相入不能用也嘉陵江上有山田數畝釣臺一區不足資四食而先生唯日坐草廬中彈琴著書澹然忘老德自出守茲土既嘗慕先生之高節而又篤愛其文章可以雄峙百代因命諸生就隱所求之見先生題其戶曰龐德公衣掛漢江雲已知身在風塵表魯仲連腳踏滄海水何用名垂天地間既無所用名則又安所用詩文為也諸生但得其漁蓑中逸稿數篇皆應世之作德不敢自私因叙而傳之行于世時先生年

九十不減丁壯云

任官坊集序

歐陽德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對敷陳政務憂時悼俗憤頑嫉邪
剴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
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舜敷楊子寔卿唐子應德與
任子友也予曰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
憂憤熟數上前者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
慷慨三嘆也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類已者其于浮
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

世資者相疾視如讐于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
直國史檢討官上駁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
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病林卧為撫然莫知所為
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
不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
搗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為恬夷或云任子殆
與世抹殺而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構無所追鬪其中
故氣得其養平傳而不形者即言心散也心以御氣
以昌詞以宣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

世之士其志羣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諧衆不可與入
德翫世之士其志違故行靡檢桺詞無涯淡可與樂性
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稍其詞隨可與
震俗不可與興化仁以為志道以為體渾然同物廓爾
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其詞
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
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忠與其群也寧矯而返之宜可
以基德既其違矣于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
而况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

今行遠匪直以其詞足愛者于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
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任子
名瀚字少海西陵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叅江藩同任
子之志者

伐檀集序 黃衷

伐檀識始事也嘉靖丁亥大內將營仁壽之宮余由三
楚撫臺禮貳冬卿以綜楚蜀貴竹之木政奉制維楠維
杉維栢維檀皆在次焉故曰始事云爾未木譬則士也
簡木譬則柄士焉余嘗陟戎澶之岨永保之區思南石

阡之岵見楠杉焉戛雲者陰數畝者阿娜扶疎者樾嶽
而綿谷匠石視焉卷曲棄震裂棄蠹竅而半斲棄繩曰
正引曰度而可採者十四耳採而覆視焉擁腫棄疏理
棄澤外而稿中又棄中梁棟而可獻者十四耳栢雖不
畫規以繩引然以礪斲偃亞棄者固多矣惟檀也理楠
而續幹杉而勁姿栢而加貞修踰丈徑踰尺者列獻籍
焉夫楠杉鉅材也震裂蠹竅不免也栢奇材也礪斲偃
亞不免也檀美材也宜無可簡也故曰譬則士焉耳才
鉅者節奇者器美者去繩引而能成業也乎哉詩曰不

編
素餐兮士之繩引也是故伐檀有君子之道焉因以名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九

文集

周氏集序 孫宜

周氏集者山陰周天保著也正德辛巳天保舉進士與蒲圻鳴吾沔陽童子士疇嶺南黃材伯閔中何伯直四明陸舉之今尚書甌寧李公時言皆以詞學名未幾鳴吾輩選為庶吉士而天保出補來安令改給事中已棄

其官去慕空同李子之學馳書訊質李重其文答之而
天保以是名益顯集凡若干卷夫詩以詞勝亦以音先
然南北氣殊音則象焉中原之音渾雄沈著含蘊弗露
吳越地偏厥音輕俊纖靡幾乎濫矣斯西施若耶之遺
而勾踐事夫差之所習也然學士大夫徃之從之者非
以其流曼易入而委媚足以悅人故遂淫漸如此哉東
橋顧氏曰空同詩近粗夫粗必涉俗匪俗不粗空同詩
俗即是所謂中原之響而渾雄沈著之正韻也此而粗
名之則顧之作雖列諸吳越間奚不可邪且粗與細疑

似當辨粗以俗配粗即非渾沉細以密言細亦非輕媚
也譬諸黃鍾大釜洞扣洪播而逆遷中具彼彈絲鳴竹
者一聽盡焉俗人不知顧以為妙音于是乎病矣今觀
天保集賦則而龐樂府婉而厚五言淳而鉅栢梁驟而
典近體諸篇脫纖畧冶持重宗樸序記書贊則髣髴漢
儒而駕唐絕宋遠甚謂非空同家出和夫流風遺俗未
論衆常雜豪傑士論之故詩以拔去陳故為尚天保者
非吳越間人哉乃其詩顧若是斯亦謂特立不移者矣
初天保舉進士也予蓋髫髻侍其父京師每見予所作

輒以為難及天保卒其子允大者予世交且殊材也書
抵予言天保疾亟時以得子評其詩為屬請予序之嗚
呼哲人已矣序成予為之歎歎者久之

呂江峰集叙 李開先

古有建安七子大歷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
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間不過數年
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有此稱詳
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
而陳後岳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

其材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
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澹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
者陳失之踈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
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昭
揚德祖書條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歷
詩人各有評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
于其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同易象旨決錄唐
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
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亦襍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一

厚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屬予：方為其集繫心間此不勝喜慰遂為之序其槩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則沉著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陸子餘集序

魏學禮

余讀陸先生文未嘗不太息流涕也曰嗟乎天之重才

固若是哉當古昔時葛天大容伊摯公旦召伯仲尼屈平董生桓次公之徒建德植義名稱鬱流萬世師焉紬其末緒固足制理百物靖寧寰海間以聖智昌之文辭蔚乎可覽觀是數公者固當世賢聖俊豪士也闡其大者固不曰文：則符其德矣然葛天大容伊摯召伯勳銘敦鼎身享富厚顯榮而毋疵厲譬若神龍升于青霄之上雲蒸霧合衡變化而從卷舒遭會遇際頹不休與及至公旦仲尼至聖也赤心奉國勞身焦思而橫被流言之謗奔走天下執贄謁策者七十二邦而卒無所遇

屈平董生桓次公駁雄博辨人也殫精竭思匡正國議
批鱗逆心引義固爭上前而身橫江流廢放橫淪絀佛
以死何其厄與天之生賢聖也蓋寡即其人賢聖而流
棄不振故曰賢不必用忠不必以悲夫悲夫殆天侈其
德故俟其身即陸先生槩者字子餘蘓之子長洲人也
六歲則誦書日數千言諸賢豪長者故從父游時與
語竒愛之欲因以時擷句使對：輒竒敏客驚則謂父
曰兒非庸人他日當為天下士先生問師漢高祖何如
人哉師曰寬仁大度之主也先生曰然則何以殺韓彭

師驚怪其明悟而謂先生父曰吾不能為若師也遂謝
罷去九歲能著文十四歲選入邑校嘉靖乙酉鄉舉丙
戌舉于大宗伯皆奏名冠經生天子臨軒策試上第選
翰林吉士閣試第一者八昔所未有當是時貴寵用事
者操勢軒輊人朝中皆振恐先生嫉其阿諛希世不肯
見：弗之揖以故用事者不悅則以為工科給事數上
書言事諸所建白語在奏議中頃之有寃獄中貴人持
之堅魏即中應召執法爭之御史大夫熊浹是魏君議
上怒罷浹謫魏君成公卿皆不敢言先生上章諫天子

震怒撻笞之論以鬼薪尋赦之復疏輔臣張璠桂萼罪上方倚用兩人兩人者尊倨甚公卿皆側目而視疏奏群臣皆驚懼且不測賴天子明聖為罷璠萼而已上曰璠萼有罪桀疏何暮也左遷都勻驛丞尋遷永新令邑中稱為神明居亡何乞歸養母天子報可竟以母養致愆而死夫竭身以事父母為臣不避險難可謂臣子矣先生之細行不采即其言論風指足以概其為人文辭行之華也華而少寔君子病焉先生則華寔兼至者也今覽觀其文章載事之辭則師司馬子長而直鯁毋所

訕時兼用韓生諸子而與呂侍御書則效宋齊人銘辭每古簡而福濟觀辭則閱麗肆逸大類山立卿五言古詩效選律絕則多效白甫其教廣其節哀其詞宏綽而莊鬱信乎善文哉儒生白首章句語之古辭則鄆昭而相頌先生頌獨尊好古書數規摹之非洪儒鉅彥聰智軼奇者其能是哉余少而好慕奇節每讀書至忠臣孝子未嘗不廢書泣涕也魏即中者禮季父也以故余知先生之事獨詳而心竊敬之頌少且賤不獲執鞭先生之門先生沒而其子某以先生之文視余請序之余

因慨然歎曰天之生才若先生者蓋寡而績功弗竟抑鬱以死是天重才而輕祿爵也非耶當先生論獄得譴裁獲少假復靡大吏之吻身乃愛焉非壯烈節士哉文奚足以盡先生亦足明其志藻矣蓋仲尼之訓曰有德者必有言千載而後考先生之德者于言亦見其微哉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董復亨

拾存篇者故建昌守少岷曾先生所著也先生蜀之瀘產早憩岷山之勝繼易瀘安樂山曰少岷因自主之故稱曰少岷先生當武宗朝先生才名藉甚與峨眉錦江

並平生所撰次溢目盈耳幾于車弗載棟弗度頌雅志聖學不歆以辭賦名家而先生棄世時諸子尚幼以故文多散佚不存及少子少沂公長而成進士搜覽先生遺稿始板行于浙然亦十存其一耳故用拾存名集少沂公今為山東行者叅知政事不以亨椎魯少文一日出拾存篇觀余曰足下于文事似稍窺見一斑幸為校而叙之亨退而浹月始獲概先生之大全古歌在靈均廊廡間襟曹植傳夾四言出常武江漢五言古學陳伯玉時出入六朝七言古詩祖老杜五七言律几奪王孟

之座五七言絕太白以後遂無敵手序記誌傳諸襍著
規步昌黎廬陵而集外有河圖洛書解春王正月考與
樂律諸論發自靈心妙悟中又非兩家所望大都謝朝
華啟夕秀拮据百氏馳驟一家盡洗斷齷詰曲之調而
粹然一稟于正信乎先輩大雅之作也余按蜀志其用
文章起家者如王子淵楊子雲司馬長卿之于漢陳伯
玉李太白之于唐蘓明允父子之于宋並以繡虎雕龍
之藻泣鬼驚風之技領袖一代標榜千秋然諸集具在
不過流連月露之景掇摭莊騷之餘穆叔所稱三不朽

者僅得其一先生少與楊用修齊名晚歲結爾汝驪詩
文往復外商畧諸經思繼服鄭之業而海內誦學談執
之士如呂仲木何仲默鄭繼之輩悉與先生引繩批根
稱莫逆交當先生守建昌時值寧藩變先生提一旅之
師直磨其牙後先斬首七百餘顆王文成公極多之業
聞于朝竟以功高不賞且緣此中蜚語罷歸而相羊瑞
鹿資江間沒齒無幾微形于色然則穆叔所稱三不朽
者先生饒有之假令楊馬諸君子而在不當鴈行而兄
事先生耶余又按王文成十一歲賦金山寺詩有打破

維揚水底天玉簫吹徹洞龍眠之句楊用修十二歲擬
賈誼過秦論亦膾炙士大夫口後兩公果以文章功業
顯而先生七歲時見隙光即呼為野馬文虹固足一聯
曰明透屋山先似玉影浮書案氣如龍嗟乎名世之士
相出而撐持宇宙未有不根于夙慧爾故夫先生之集
真天授非人力也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李璣

夫文辟則水也隨地賦形用至不一矣莫不有道焉學
未明乎其道則言各狃于見之所及而不見于所不及

或失則偏或失則駁詞旨紕繆亦何所籍于發明而其
甚又果于叛道挾其押闔之口徒以攘襲于其外是則
古謂虛車難以覆瓿焉可也乃或陶鑄既凡才非天授
則內見雖融詞不足達而強顏譎述斯尤無足觀也已
求以行遠奚可哉向余讀學中秘蓋嘗覽觀古今之際
莫不代有作者而究其才若學并吾于宋得曾氏南豐
焉南豐之文才天授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
言成章有斐而彬焉衍裕雅逸誠足自名其家矣及
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本六經詞有厥源異

乎攘襲是故書數之作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化
言諸制又皆詞嚴理正叅之典謨無愧焉蓋孟學不傳
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傳而絕無偏駁之弊者如
公蓋寡矣嗚呼是豈可以易言乎嘗即公所為學記者
觀之公年十五篤志六經之文矣已而周流于外晚休
于家皇之不暇息而一有間無不力于學則公所深造
自得而言有本者誠非偶然矣世之士無其學而肆言
非其才而妄作効顰接踵務以欺人而卒之自誣不以
反其本此此其弊至今為日甚而公之集尤不可以無

傳也公集有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類藁刻久矣續藁外集成化間刻之于本邑無錫安氏
邇選其粹刻之乃侍御黃君伯容謂未之廣也又板多
脫繆爰檄蘓守王君翻刻之曰屬余以序夫學未明道
而才之劣宜莫如余者何敢序公之文哉侍御君之請
不可虛而曰識其由如此抑以見吾景仰之私爾侍御
君察吳中風裁籍甚而雅意于斯文此固其一驗云

海樵先生全集叙

薛天華

余得交海內山人以文賦名者不啻十數家至如陳海

樵所忻慕焉初余登第與同年宗子相輩十數友為文賦會于時謝山人自趙苑至羅山人自吳苑至日夜相過從蓋希志古始意氣甚盛自以聯藉文圃蜚藝詞林為足極吾生吾力之所至矣尋之謂選天曹補南北部尚書即與諸君別者久之乃省然聞吾至至學之所在于是又以深識文字殺偶之業為亟而惟恐足以動吾之內夫其初為之甚力而卒識之亟何也一以獵乎其華一以遊乎其真其大致相遠也然而見善于獵者猶有喜焉昔秦人有倦燕趙之游方習靜入太華惟恐其

不深也久之其所與游者卒然至則蛩然而喜故余在苗都八年自山人遊金陵者未嘗不相過：未嘗不款洽翱翔務盡其所有至其形神忻適心竊慕之則海樵是已海樵浙之山陰人先世起家百戶侯夫以山人才假令用兵家法術致名稱動卿相取封侯印如探囊取物又不然為進士業以競策試高第邀逢盛世殊易：者山人顧皆厭薄此不為曰吾不能以身世倏仰于人履危機陰阱獨據情述作間真有以見于世于是蒐摭六典採訪群籍至如漢魏初盛唐大家之製極力為之

明文海 卷一百一 十一
蓋不獨厚羽毛而踈筋骨僅獵乎其華已也山人入金
陵峩冠博帶儀容甚偉縉紳大夫翕然稱慕蓋賓客滿
席應接辯折傍無由滯吐言下筆皆有音彩時人以為
有江左風致焉嗟乎今去與山人遇時何如矣向之所
忻與羅謝二山人曾未幾時又不知聚散何如矣余嘉
靖中督學南中與山人之子少野君遇未及論其集至
是余為東粵廉訪使少野君復為都尉于此方梓山人
集乞余叙之豈亦有待也于是因曰江左昔慕之志叙
焉夫江左風流碩公以君德致通顯者亡數然皆非專

實力于文其專以續^文流教當世而致通顯者歎二陸
與謝康樂為焉今綜其遺事歟身晉室歟聽鶴唳而不
能抗志浪遊至蓄健兒而叢誇覽其文不亦湫然有湘
屈之志乎斯^與山人避諠趣寂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綬以
海壑為情遂其冲挹之性燦其淡鬱之文身名俱得奕
世並榮者其與俛仰于人履危機陷阱奚啻千里然則
山人可謂有以見于世矣叙以貽之亦以志余叙山人
集之非偶云

序與馬圭一論文 朱長春

北燕有馬主一特起雄毅倬奇之士也予往時未識其人見其文辭雄為舉子碩獨恢悅倡為高激教語至駘宕自喜不肖和于丘里閒時：入傳古諸先生或窈大咲僕獨心異之已余補千乘令主一先令古肥同屬濟南即碩境遠第獨遺書往來通一年間以古人事相期甚篤也辛卯八月以試士之役集而兩人適為當事賓供直居同舍凡二十日：高坐無事然後乃得肆意抵掌譚上下千載述作者之指究其歸每遇當意相得甚驩主一輒恨相對晚以此狂驚為娛連夜大要主一天

性僻孤峻余稍調以飲和其論辯主于現奇獨雄援人以不及余間引以雅傳之所著好擬玄經爾雅古文頗為稱說六藝博以大塗其語先引今世知名之家按其伎倆推而等之漸拾級而升諸古始先藉其美乃條其所不足次其品定其同異束以六家之槩先欲去其采贅目錄靡易小巧傷道因推大權以要多而會于真必則古昔稱先王主一初意擬一當。世大人成名見余所言迂濶先而駭卒以奮然嘆曰嗟乎人材古今豈大遠哉古人以沈酣厭飧而出今欲窈一齋告飽非所生

才自成才難士業棄筆不受書則已安能以賈人心廢
居逐行販為市于文詞之場眩俗世乎為後無人乎蓋
主一篤嗜古羞與發冢為伍其久憤積也今天下多耳
視艷然見前二三君子葆淳一世名則應臚而趨之或
者之議曰言出如食耳人：美而甘之即殺擅天下亦
何必上古：者多樸不說觀其法太拘人以此是詩書
為塵飯而孔顏為糲父也今士烏得取功令程之乎夫
高行不同塵達人取近名志士必信古周衰游客橫
議孟軻氏獨推三代漢武帝喜詞人司馬相如為虛辭

濫說太史遷持以質核杜甫見大厯才子滌濫為新音
嗤其名與身減力輓而追古當其生時三人之事如一
牛毛不足勝天下天下之名亦不振藉為易而投時豈
不生享名高力亦少省然要以至萬年然後三子之功
長豈與曩時驚眾虛美表：譚得失哉主一志尚而行
芳性持氣貞少可一世而好譚慷慨當日之務充其今
日已在揚雄河間之間其篤嗜又未可量豈難勉之至
古乃襲伯雄予望之矣已歿後予目見主一今時為諸
生課文輒已益往技化倬詭要以雅馴合道稍：露其

用世之畧槩復喜過望文無大小期于雅寔于經世古
人以此不朽是吾兩人所為期也故因所刻叙其交論
始末附以為之要

自知堂集序 朱衡

古今修辭之士何其多也力研苦攻附于作者之林自
謂握瑾襲珠矣而曾不旋踵向隨人徂其或寄教問于
後世者百不一二耳及稽其類率多曲材靡所摠捫狃
乎其嗜成乎力之所至而論述諷詠之致未必兼有而
出即不至與繁華好音同漸盡頽以語乎鴻裁妙緒揚

幟立言之范則曷乎難矣大都有三韜櫓經訓服膺道
術合符囊真潛朗通微感之而成迫之而始應者譬則
端人優明堂舒紳緩珮宏綽容與大將建牙森嚴五兵
一政令之出縱橫疾徐唯其所之而百辟六軍凜焉聽
命因踰越者其次窺經傳之餘覽流家之故夜兼忘寢
之勤晝騁鑽立之思攻文者靡事音響窮詩者未遑叙
議攬意鑄詞互臻厥妙譬則九官群牧分治畫封職思
其居咸竭心力均之可以通政可以感人矣至于剽竊
支言採華捐寔窮年操觚經旬覓句志不輟著述之策

口不釋雅之什擬議焉模倣焉厥志愈辨厥言愈離此則訟者之具白理司與皂揣摩塞長官之對爾其詞雖工而其意已餒：不足觀也已夫當其力研善攻之時豈欲自局于其下而識與力之所限卒未嘗不至斯焉者甚哉立言之難也同年友蔡之木奇癸幼穎翰披神解質具既異于人而十八登朝仕行人奉使于燕齊趙魯之墟遍歷名山川交遊海內賢喆資助復不少而又徘徊兩都豐豫寡營得肆其力于典籍篇章之間每一著作出海內人爭傳誦之負敏才者罔不爽然自失中

歲厭薄故習盡削一切塗澤之態而專心經學了涵獨悟：處輒援筆劄記既學觀其大遊神塵壺之表上疏乞歸養弗果乃宦轍所至輒注膏澤慨然思以功業自期許非閔于教與夫世時之故不卑：抽毫吐詞振藻析理鈎深大者海受小者河溢駸：乎上乘矣與余結交垂三十年道誼切劘即踪跡殊方未嘗不以篇章相將故子木所為詩文余每得諦視今夏來為山東按察使而余適承乏藩長朝夕談權甚驩無何赴江西之後乃盡出平生稿若干卷視余俾余叙之叙曰白石年方

逾壯其所就已如是自是以往余不知所底止矣自余
觀古今名集合白石所著律以吾所次三品之說後之
世當有辨之者安俟余言之也

蔡可泉文集序 蘓潘

昔春秋列卿遭昔逢適類以踔絕殊尤之勲屹然表見
乃其辭命章疏至今讀之爛然遂使立功立言兼垂並
重何綦隆哉軌近世功名文章岐為兩涂故濶皇猷者
力單于修詞工雕蟲者業耻于壯夫即有志之士亦苦
于不能兼固其技之巧拙殊也吾即可泉蔡先生與王

尊岩公梁學泉公俱以髫年賓上國當時以三鳳目之
已而梁公逝王公早廢而廟廊之望則獨推轂先生云
當先執鉞皆王公業已踰伏故園上下千古其文章獨
造玄微與毗陵君頡頏一世而先生則銳意事功日求
國家便宜事後之論者謂王公園寂丘園故其文獨工
如承蜩之叟用志凝神先生日當盤根故其語練獨熟
如庖丁之解游刃無厚二者蓋相適為桓文哉乃濬幸
與先生之仲子遊時揜其遺笥之一二讀之則又知先
生之名不徒以其功已也夫引宮刻徽敲金夏玉至工

矣而猶假于人力咳唾呻吟至微細也而天機自動即造化自然之音存焉若先生者以倥偬之餘發為詞章信心而出矢口而成非字櫛句鳩者比先生之文所謂天機自動者非耶藉令先生舍其桓、肅、之勲而修含英咀華之緒計其所就安知與文人孰多太史公曰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為有德先生誦法虛齋以陶後學江右人士至今猶稱之為後蔡夫子則豫章彭蠡之墟皆先生湯沐地也先生之利弘矣哉濬繫籍章縫猥云遺古總登司士什八舍業作者之門固自度其見麾也

茲將蒐今故考機宜讀先生諸奏疏規條益爽然頽化矣

詞致錄序 蕪濬

四六非古也自六朝始也古之文圓而四六則變而方矣夫圓之不能不方也勢也試觀大塊之間流動委宛莫之端倪然層巒互峙奇葩相映未嘗不井然分森然列也噫氣觸衆竅為虛然截而和之未始不別雌雄而諧律呂也故文者以象形也以諧聲也圓而能方、而復歸于圓此文之精也初唐之瑰麗也沿六朝之餘也

然其類諧其事核如大將軍擊刁斗雜衆不譁也迨昌黎氏柳州氏破觥削方締繡之章變而爾雅靡曼之音變而平淡說者謂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良足多者宋興而廬陵眉山諸公一洗西崑之習而力振之絕纖巧杼真情意若貫珠而詞若束帛故稱四六者必以宋為工非求工也不靳工而自工乃工之至也邇來操觚之士爭以締繪博世資然有意求工亦反以工而失之當其藻思綺合繁詞絳說馳神于月露之態刻意于丹青之章豈不斌灑灑充耳溢目然剪綵刻木非化工之

飾繁殺急響非大雅之風騷人墨客之緒言非廟堂對揚之耿論款以象形而諧殺也不亦相左失當耶祥宇李公以觀風暇隙上下千古述稽六朝爰及唐宋掇其四六之粹者命之曰詞致錄不佞授簡而卒業焉其色契玄冥其殺中䟽越削煌之觀而崇渾之樸力挽頽波直追大雅所以風世者豈其微哉傳曰殺音之道與政通者也不佞聞正以前士不危言俗鮮詐諛龐眉草衣足不至城郭第推魯少文耳邇人文日盛智巧叢生蓬樞多士以鞿悅炙輶相先而課其功寔竟成虛

券編戶疏寮爭竒炫飾未純立黃之觀魚鱗星布而服
韋素者儻而不得會徃來問勞恢張捷給而太古醇樸
之意鮮有遺焉蓋質極而文：極而靡風會固然迺吳
越其尤甚耳昔季子觀風而談其謠俗與其政理徃：
相類然則讀是編也能無返古之思哉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于其人與政契之余何以深使
君之人與政也于其文證之意得即盡不得即不盡精
之所委也而三先生群正之子建曰後世誰相知以定

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即大蒐之
見其無以相益乎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
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故也檀弓
之為法天問之為哀墳汲之為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
以相譎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而摹之桑間載馳
桂裳里巷之諧其何以當于采訪之節士今亦莫哂其
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鬚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立黃相攘
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
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叱咤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

雕篆非所競而文焉者蘓子所謂行乎不得止乎
不得不止之樞也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
教旦暮及發摘阜貸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
也再奉命駐旣越山川悠阻而令望日至五刑七政之
所鑄子勤若不知其非吾士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
父若母也余益用不德而來往嚮婺次及于事今又叅
臬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囿量汎而不筮決飽
別蠹力無不蹂靡而道德率澤于身南宋先生之要詣
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葱嶺懸度之派放

潰而变幻不測其樞峯杌不窮詞人之纖致而未嘗
杯苴遷董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為鑄為函何區
區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古也若且新也
而無有以新也寄興于淺韻而暢發于奧窔劃然無詭
于千百世之正脉伯夷不得廉而莊蹻不得奪尚友不
惑意在莽乎夫以余之所以證子勤與子勤之所以自
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或謂文不儒三不文孰與
而存而一于道夫使退之不足與黃初之盟子雲不得
觀天地之大或難之耳海內分鑣逐業河濁濟清摠一

能發宇宙之華而紛于古今新故之議開然而止必使
宮商一管而出者則斯集之尚友哉且頻々然求別于
世系而曰昆吾承韋氏也則有諸君子之表子勤者

馬見田紀行稿序 包節

予昔與見田子遊未嘗見其言詩迺別數稔寄予紀行
稿則爛然盈帙和璧隋珠始露光怪嗚呼胡超詣頓悟
若此豈偶有感寓然耶見田子少負其才雋侗儻瓌現
傲睨當世謂計日取通顯當以功名事業輝奕于時雕
蟲小技鄙棄弗為既四十困場屋不得意俛首依徊隨

例入太學平生高竒俊上之氣鬱紆盤礴無所宣洩迺
托于詩冀少自見大抵賢人逸士不得志斯詞賦所為
作也靈均而右遞相祖襲詩可以怨其在是乎故其篇
什獨師懷抱直寫情靈不屑々旁沿前人以諧附時俗
好尚然高山大川明堂清廟亦無乎不備矣世之論詩
者類皆曰唐人夫唐詩莫盛于景龍中修文館二十四
學士之作非不為一代絕唱特恨其遭逢侍從日夕宸
幄不能出騎語單謠剗拂君上徒狎猥佻佞誇詡麗奢
組繪雜工失詩教矣迺若山林里巷野老閨娃豈必夙

明文海 卷之六
諸律呂動合宮商時感物緣情舒懷蕩憤一發其冲素
幽閒之旨而風雅具焉吾取于紀行稿者非以是耶且
古之士自信人亦信之今之士自疑人亦疑之東方曼
倩員半千之徒皆徒步造闕庭高自稱許而人不以為
非後世抱舉子業以干試有司者一坎壈則映墨萎謝
縮：愧沮何古今人不相及若此哉迺前觀見田子自
叙之詞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惟詩乎度幾劫然自
信者矣其慷慨激昂可與曼倩輩相為頡頏此吾重有
取焉然又不能無感也夫夜光明月貴在先容三都表

譽于皇甫阿房借誦于武陵古來已然矣嘗聞前此三
十年空同大復諸公揚於藝苑嘯獎後進故一時被褐
揆藻之士名動京國侯王虛左迨近日公卿大夫則又
敦尚治功究心世務士有談詩者大老輒繫斷之遂使
縉紳以詩為諱使菲稿遇何李諸公將必奏之朝廷采
之郊廟奈正值諱言詩之日則曷為知見田子也夫舉
世諱言詩而見田子獨永歌盈帙不傳時上下益見其
能自信矣豈藉以求知于人哉嗚呼此吾重有取焉爾

莊渠魏先生文集序

胡松

他日讀書則常誦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之語不能休意
謂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乃今盡讀莊渠魏先生集而
夷考其行則先生蓋其人與先生仕正德間當是時凶
閹擅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由意春秋左氏開元天
寶間詩晉二王帖若唐顏魯公字書則已足夸示自矜
重次者圍碁酌酒而已乃古人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之
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別志識曼異始為南刑
曹則思業乎其官覃精法理既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
矢心經畧游思宇宙凡丘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

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學于
天地萬物其學大抵無慮三变故其居江湖麋鹿之間
則思其居處臺省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
思講說獻致即其寄懷贈答書命問遺所以忠告善道
陳誼責難弼翼匡救靡所不用其極可謂切々憇々斷
斷侃々通天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
世稱殘闕斷爛不經之書繁其人矣先生綱分縷析發
聖人代天覆民至今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
盡其道因而不革則天地可以位奠萬物各止其所而

安且追憾于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而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海涘河渠之往跡轉漕都會之形勢車騎馬步田牧之便利與否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胸懷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得窺其藩屏耶又病學者多言質道虛文妨寔嘗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教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湏塞免深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欽停畜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

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則存舍則亡所以君子貴于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精蘊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是正古文登匡俗書而已當是時上方雅意稽古禮文正學之事而時宰異意遂巧以婦悲夫悲夫正直難容奸諂易合蓋呂惠卿章惇之徒更進而韓忠獻富文忠諸公絀至如元城涑水衆君子且目為邪等奸彙而惟恐復用矣此又世道人心升降之會人材消長之機而豈人力之所能為也歟不然君子在位教應氣求以類而升陽內陰外彼其人才國用禮教風俗

寧至如後來之汙下置誣也歟尚及前賢三嘆墮涕他
 日舟過姑蘇解后太守王君問郡之故語及先生函知
 慕重因托君為余抄寫一部君不鄙余屬以序論將圖
 梓行余何人斯能效斯役乃君侯崇尚至意不穀私淑
 雅懷又不能已：遂論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之平生
 歷履言行政事則先生入室弟子鄭君伯魯纂輯備矣

浚谷趙公文集序 胡松

余他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黃鳥之什
 愛其質直武毅明信悃幅而文采蔚爛煥乎成章則以

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化工刪潤理固宜
 然比年起廢叅藩守在閔右由雍歷豳從涇溯渭西陟
 空同吳嶽諸山觀于朝那汧汭諸水見其盤薄雄秀厥
 崇際天曼衍逶迤其流駛激則知山川原本遠有自來
 秦人而為秦殼猶楚人之為楚語要無惑其然也居久
 之行却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生于藏書閣之迴光
 亭曰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為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咏
 懷撰物酬答寄贈則何其宛然秦繆公后子蹇叔孟明
 氏之烈而小戎駟鐵黃鳥終南之流風也然又豪如太

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踈暢跌蕩如司馬子長班
叔皮至其卒澤于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非
諸君子之所能造此又曷故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
不群束髮登朝徧交一世之名士並時如羅子達夫唐
子應得皆與之食息卧起上下其議論而講于孔氏之
正學故其言慤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闕衍
鉅麗而弗靡述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也則豈
秦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乎諸君子得于天地者而其養
于已者不能無異故蘓子由古史譏子長淺陋而不學

意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杜諸君子亦何能違轍也
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而不如丘之好學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誦為憂故學歷
以為詩若文人焉而已也為哲為謀為肅為乂為賢聖
人君子之業否則藝焉爾矣甚乃為佞為諛為誣為慝
為禹畝操丕之流蓋學與弗學所由致相遠矣然則學
詎可一日弗誦哉余蓋于趙子得師焉趙子以余之論
與君合而曰屬余題其集余不敢讓浚谷子其將益有
以教蒙乎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甚厚哉方內哉腹不胃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呶嚶稍比音節輒奪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之乎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寡之數篇爾而今學士往之富極于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眾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論眾體矣則古人非拙也余自搃角學伊

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焉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于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耶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黝黑靈靈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飈飈其狀異矣今夫閭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起忽萬里几席陰崕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鬼神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八
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
翻日月倒行陰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滄泓逸瀟
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
茸：者草即華灼：即歌懷春之章稱為蕪之詩則可
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剗形息景叩大石
而跕履崦嵫而遨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
巾文質盡矣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
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
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余

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元之棄
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瀏澆亦快人矣美與
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驩然而心動已
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然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
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
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吾
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
知之

右予所為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僅得覽都其所為小言鳴劍及籌邊詩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卷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少或多不合予目前扣伯子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為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已叙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嗾欲搆之他罪以為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擘

畫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列與諸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閉壘養敵詐誡奏功者徃：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勒兵襲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悞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成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名某：者入以告于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其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為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畧並指陳之虛寔及縱我兵宜擊之

槩將以聳躄督府也而文詞間又稍：侵毀督府督府
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問某御
史互為飛語上疏以構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
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構者不合它
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禍且不測也于是即日籍
沒予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由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
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于其家復榜書
于市凡藏某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于是先大
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

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
及它所著詩什與蘓司馬以下書則諸弟間武國忠所
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寔陳所手繕稿歛
燬甫焚香而禱賜若刃俾者俄僕地若墮夢先大夫緋
衣而釗叱曰子亦燬我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
于是大怖即掘地為穴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
府又以集持憤咽累不自已恐為先大夫訟其事于朝
也輒移檄過浙并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泣訴無他
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

猶當爾貸予以寔聞督府益發嗔厲殺榜笞不已明日
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誠守獄者三
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
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狀督府及御史臺以
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散而曰遍從先大夫諸弟子
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
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
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令溧陽令在平令清豐及錦
衣諸稿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

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繫之以言曰嗟乎
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構而以罪奪其官或沒其身寤
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
忠公嘗痛蘓子美之被宰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
為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
出而擗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不能少毀而
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累其
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割獨至于此又
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現世變矣

于曩邵呼吸判乎真意占授次于言面非夫東里之博雅茂先之摠粹鮮不錯雜其旨猥庠其說啟友邦之反面動隣士之掩唇矣吾友王伯穀先生含貞蹈蘇苞素揚采去延陵之舊居就百通之故廡茲茲豐儉之穀玉觥洗礪之枕漱茹茲非貴而卿相造門縫掖本賤而鍾鼎佇席下惟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君家之節信遊道侔于太丘朋簪洽于蘇李竿牘靡接日之間交訓盡四垂之邈矣窈見夫情至礼荅裂素伸紙吐章陳文霞蔚河馮季義冠于人倫言語妙于天下其或宰執方始露調

笑于矜莊寒峻失職寓煦沫于嫖罵其或朱邨陽慕羅羅見其情疎能輔委誠岳之表其耿介其或閭門接壤賀吊別區生芻一束羊酒兩家沉痛極驩造微筆下其或疏屬密戚頭岑腹痛量水稱藥分甘餉鮮一鬱三歎寄心行間其或良晨佳夕藉草塗炬檢校鶯花指揮盧采倚馬霑醉覩縷頷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胡賈彈指疏闌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閨少婦桃葉小姑濡毫代金剪之怨含辛報薛濤之錦大乃鉅幅小則掌蹠敷振金玉規矩駮雅械若巖霜之材婉如流風之

雪磊何無節目之累浩漢撒藩園之障古則陳孟公今則王次公可謂異代齊軌書場文府均被談之許者矣嗟夫在昔世廟楊用修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價雞林懸購彼猶衆羽之裘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借茲為喻未為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道亨廷尉世家代結王生之鞶桓譚玄賞獨信揚雄之草爰命劇剗耐于郁氏道亨辭辨清發夙氣道上余畧得于其先大人茲特侈厥嚶鳴未遑及其鴻匠云爾

刻八家文集序

黃輝

六經之文不主一家為一家言者諸子也其下不及家矣人欲為家乃大家稱焉自唐宋始也故梓八大家集斷自昌黎氏而為之序叙曰文章興時高下信乎乃推挽犄角之故豈不以人哉東京以還靡于六代俳于五季而砥柱于元和嘉祐蓋五百餘歲而得韓子又三百歲而得歐陽子柳蘇曾王鞭彊者相隨屬也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自然之勢也當其沉淫而不近也豈無一二材士思陸梁其間然唱而不和卒不能弘屬于圍藩之外元結穆修是也惟其才不二子若而摧陷廓清之功

卒為二子有雖然欲變未變之初靡曼鈎棘輩怪哭搖
抗者何限彼非惟不隨眾而已且必以其父易天下而
後止逮天下之翕然從也而頡頏並世使前人失步而
後進却立者亦僅々數子止矣彼其各成一家言豈偶
然哉而進世高視之士一切薄漢以下至謂文之法止
于昌黎非先秦西京不可也尺可摹度詡々然曰吾畸
于今而侔于古夫業已膺為岑鼎而抵掌乎叔敖矣即
惡得言独造也苟強項于后世而甘心于巧窈于古人
藉令古人有知不且咲膝篋而悔慢歲耶且夫八子者

之為文未嘗不乘乘程于秦漢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

門要在得其不傳而自運于糟粕之表道固有近之而

遠々之而近即不襲古之詞亦猶行古之道也無乃之

數子之所出即就令聚此數子者設一事名一理離合

遠近不可知其憂々乎去陳言而抒獨見也皆未易漸

減于後世者也閉門而造車出門而合轍百工能自必

之若夫方貞曲直工拙樸巧之狀與工俱百而無害乎

矩矱之同必欲援古冊今則將咲頡頏帝之不能紀遠而

曰曷不為龍神火官也邪吾現自古國家之數一升一

明文海
卷之四十九
降一晦一明亂者定離者合醞釀之極未有底滯而不
發者唐之文不盛于貞觀開元而盛于元和宋之文不
盛于雍熙乾興而盛于嘉祐則吾未知靡曼鉤棘者不
為方盛之始也今倪亦其時哉善貌人者先其咲語神
情而後其形狀摹度者徒形狀而已苟欲曰摹度之似
而並得乎秦漢之神情則八家者既清道而待後之居
子矣凡數子者文不並材、不並行自有論其世者可
無序、梓文之意此如云

謝在杭居東集序 邢侗

今夫海內雞壇錯峙則掩旬光郊牛耳狎執則連鞞接
幕麗璞涵天腊鼠薈危乱乎人復是以葉公之龍非應
蟠之物木寓之驥眇騏驎之材匪夫極妍窮討益以申
晰則朱紫恒至易處真贗率之兩毅以余所得闔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冕黼冠族緡縶世緒幼而清令
寢長英時書乃誦可守魁人謂公是鄉產蚤成進士頗
厭時季屈首司李遜業董惟乃扶微靈祖淹函雅故褒
褒悞、為世鉅儒爰自吳具量移東郡倚類託寫一意
著書發軔射書之闌駐車歷山之麓厭次吊乎方朔菑

里感乎次卿任城憶太白之舊河曲尋陳思之跡雪宮
苗墟乎齊境蚤市六幼于海滋不其之書帶危存成山
之塚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慮精有
餘間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卸攬空館之藁鬼庶借青
燐之炬字芳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慨
凡于此際文華迺道君喜為詩々分科品靡不峭宅風
騷枕籍魏晉祖初祿盛沿及厥中叢會諸長極之融液
富派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至
于出言天拔絕玄人匠森然骨節眉嫵下拜視夫耽々

飾其孩嘖歛々矜其鬻楚良以徑庭矣若夫文章大業
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履左班法度帝裁出諸慝素平
大祛重舌之諱雄城免碎金之誚時乎登高授簡則君
家希逸之踪也時乎游戲泚筆則休文甘焦之致也時
乎雜俎會瘁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子
雲油素之例也窈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僕英氣露
于投刀灵襟標乎荅板致能洽華簪于上座聯夙政于
遠取摠之資稟鞅羣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以
斯枝條流于吾党論真贗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神

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拓落茹菜飯租虎犢殊其所如
僮奴絕于常隸報友翰一端之疏縞娛內足四種之好
香寫論將付之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夙期美矣官何
負乎在杭為余言一昨之日保旅鷺得耳隘者廣陵之
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騎也
今來蓬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廿年者明經三日新子
婦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安安昌之野追逐蜚
走之促大蒼出擺黃棘下兔毫以乾葵厭之濁酒真是
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文

字田僧超結搆那得不佳在杭大噓集署居東記地也
亦有人夙人之託也夫

四林全集序 俞安期

明興以來詩凡幾變諸不暇論、嘉隆之間七子並興
而歷下瑯琊雙建標幟于時凡操管者陋江左之卑靡
業中原之高華競習大言而吐洪響空踈其中彊奮其
調虛喝相賞謂之今體其如無情之顰咲何余友安茂
鄉獨不追逐時好搦管抒思一以清婉為主阿堵中未
嘗又有惡道含識中未嘗見有惡趣遣辭發旨著為詩

篇皆雋朗清超之致不知有湯罕狼戾之辭余後八子
 詠中列茂卿云茂卿洵嫻雅而負雋潔才幡然營大業
 遺言暢中懷處身璠璣破礫列無階斯寔錄也今讀遺
 藁篇、清整語、雋永綺歲為劉大司馬所愛流連花
 月揮霍酒杯其篇牘非不連累容為刪選往、以片字
 之累棄連城之珍所存亡幾壯年以後悉無瑕之玉為
 有用之器願公力公車之業為仲遠少所輯僅、如此
 叔小范嘗對余笑曰吾家何咸生有二反少年當悉力
 公車竟以流連詞賦誤致身之事彊年以後正當寄與

酒杯屬意篇什而乃攻苦公車以誤大業之莊余亦為
 之絕倒苟或不然則其所就應不止此而篇什之多又
 去幾、也茂卿又善繪事生時固不易購求易篋以來
 片紙之貴不啻祕寶此詩剖闡成集不知洛陽之紙騰
 價又何如也

讀李于鱗集 劉鳳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崛起
 自憙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屬辭緝
 綴奇隲靡、不絕叙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

斯則一語可了故為棘澁咀晤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
可者必剽襲古語聯貫絡繹以攬撫矜銜為累百篇如
壹札稱或援左國以入于史牽經義以附于傳鑄鑄以
巧冶若泯合無有釁兆者矣天工哉可以為難矣而未
可為至也夫文者必引繩墨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
策即太史無不各自為家譬美好者其骨法相近而精
彩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軌策雖同而輪轍馳驟豈必
盡掩前跡哉今連類為之固不可即可矣如牽附何孔
子蓋述而不作然易詩書則粲然辨矣豈必混為一塗

非至其所自為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
無一語不範于劍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凋殘假其成
器必將至襲累陳厭拾棄餘以為新異即韓愈氏抑且
不為而能免于後來者諒乎使李生之才獨以意切劇
之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剗除子史刊落傳記搃擊往者
不本事不援跡不宿搆不預設變有謂無謂有待無
待出慮慮之外游淡濫之表矣患李生不能哉願使論
者推高一代猶有軌鞅之矧奇氣軼發而當其無有則
机用可窺也謂北地始開草昧未本窮情盡勢極溘渺之

觀閨中湔滌雕飾而傷直致率易無完遂淵蔚之色且
今使蒙莊削牘則必盡舍逍遙而博談子長當著記之
任未必謂無世本國語遂絕簡不載筆也若之何謂神
用而有所藉患雄才不能自恣也哉

陶長公寓黃集序 瞿九思

陶公既徵余九思亟余九思既輕用非分請謁陶公既
受謁則與東鄉坐令得用非常禮見陶公戲曰佯謂不
佞曰庸夫而讀我寓黃集爾、未老先自憊而頽誠以
為何如能為我屬一言吾猶必以而為矍鑠頽而安能

今憊矣余前未及對會有飛騎具言江上有秦客且至
公遽令兩急足來公曰來若謂我好謂秦客、坐吾謹
令候人致生籠吾適又有客、第去吾即倦客吾猶當
從數十騎相遇耳方是時門半扃四方人索報書畢已
闌入盡躑躅立庭中公從便坐上頽見笑即起彊屬公
公子與余飲因趣令左右張設取竹簡十數置几上于
是公振衣坐為一一手自削牘庭中人不審公云何第
望見一筆數十行下須臾簡盡則又索簡則又簡立盡
頃之藁成乃挈以^視公子余使余讀此所為秦託大司

馬鄭公牋一大司馬魏公牋一此所為移贈蕭孝廉詩
一此所為却寄黃孝廉書一其它多甚不記余不知其
主名不可勝讀公即捷有神宜不至此世大率多若駢
偶為其牽制難變化非可造次立辨乃公壹何其辨治
易便利也它止論余即請從公奏記兩司馬牋論說公
公神情殆類太史公亦宛若太史公善洗洋而自悲雖
然公辭致絕高簡有紀律又殆類班固余即從公兩
奏記望見會詩公所為牋即以流宕雄渾有氣格已此
則公詩微獨為李又為杜余不必請公寓黃集竟余第

從此兩者為一唱而三嘆輒起舞前為壽資、曰請敬
賀公、化矣有化境我所為謂公化境謂公所就業絕
閑暇了不經意象而絕有致若曾未嘗取為詩曾未嘗
取為文第取自其口橫溢出既溢輒操簡牘進乃然後
取而偶書之公直以文章戲余竊揣摩公、居平大氏
不先取意必曰吾欲為何等者公不過第取醇酒飲日
箕踞而坐待事自至事自至即格自至世多言古司馬
法公譬猶衛大將軍霍標姚在此動則即為軍止則即
為營左投即左為勝右投即右為勝何者非古司馬法

寶幢居士頌

且公又惡肯卑。自令若趙括讀父書冀一一希合古
司馬法公不然也。于是日微盱客醉前後騎來言謙得
秦客擁樓船且發矣公起遽倉皇登車去屬公子好為
我謝先生先生大要知我幸彊請一言為序于是公子
揖余亦揖遂別公子者小字人表財十四年少余得其
所為詩若文大奇絕無所不佳此其家必鬱葱龍有佳
氣向家塚安在人言其地形絕勝曰天下余欲從而青

王靈運

程石

佳話

寶幢居士頌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儻才襟度
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典頌司寇璘陳侍誦沂陳
明甫芹盛大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淵相友善家多
樽壘鼎彝法書名画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
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理盡廢至今傳其書典叔
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
間晚笑率意為之迥有出俗之格而意態早備既成題
詩其上大都冷然出世語異以發起聾俗非為畫設也
今讀之雖剝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于諸墨

且公又惡肯卑。自令若趙括讀父書冀一一希合古
司馬法公不然也。于是日微盱客醉前後騎來言謀得
秦客擁樓船且發矣。公起遽倉皇登車去。屬公子好為
我謝先生先生大要知我幸彊請一言為序。于是公子
揖余亦揖遂別。公子者小字人表財十四年少余得其
所為詩若文大奇絕無所不佳。此其家必鬱葱龍有佳
氣陶家堰安在人言其地形絕勝甲天下。余欲從兩青
衣往觀。今一善畫者亟圖之以歸也。

玉露堂稿序

焦竑

竇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儻才襟度
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典頌司寇璘陳侍諱沂陳
明甫芹盛大學時奉嚴山人賓姚鴻臚澗相友善。家多
樽罍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
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理盡廢。至今傳其書典叔
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
間晚多率意為之。迥有出俗之格而意態早備。既成題
詩其上大都冷然出世語。真以發起聾俗非為畫設也。
今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于諸墨

間居士始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為寄者耶余鄉名德不
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居士若
不甚典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
寺路傍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冠維摩巾緇衣僧
履旦夕經行余時見之癯然松篁姿也會因公車業
未暇叩其所存頃屏棄世緣思見若人者典之探討而
居士之逝久矣聞居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
其中日作淨土功課然所為詩言、冥契其得之參悟
者多已平生屬綴頗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

購求所知排續為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
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言讀
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庶懦可立余
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于是者存乎其人而已

郭建初先生海嶽集序 顧起元

學術之舛馳也士多冥心于清虛玄遠之論鏤刻靡麗
之文世之所謂律歷戰陳錢穀刑名古才臣智士用以
補短移化助流德教者咸蚩逐以為灰塵虛邪啖緩揮
塵含毫自謂可以拱押天人罔羅遺漏而可用之才典

待用之器乘是靡然而日銷矣彼夫京管之占候獲直尉繚之韜鈴蘊蕭之法令計倪管仲之計笑士大夫砥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臯比之言與奚囊之句穿求崖穴繁飾條章理用同廢亦終比于畫餅之不可噉則亦安事此咕喋者為哉明之以布衣張其党者前則太初茂秦次梗後則為建初先生較而稱之至雄長于山林而余謂三子其人非先生匹也太初隱茂秦通次梗俠先生蹟兼有之而其志可以寄生死其才可以濟緩急謀適不用退而處于囊中令投袂而起者豈其若淵源

次律之大言而躓于埳哉夫三子者故未有能窺先生之用者也即以其文論孫謝之詩盧之賦偏詣而孤騫耳至洞古今之變談王霸之畧天文之覆逆地形之阨塞人材之臧否兵事之成敗如先生所著燕志閩笑諸書令三子挾筭聽之必驚怖其言猶柯漢而止極也先生詎僅以文章為山林重哉先生上之不為清虛玄遠之論次之不為鏤刻靡麗之文獨奔其得諸心可見諸行事者筆而為書近推形筭遠抽深滯奧則如管大夫暢則如賈太傅曲折則如蘓長公令當世有能用先

生者畢出其所論著奏之言皆石畫可旋試而效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栖布衣走馬漁陽老而杖劍歸海上第令抱空文以終吾不能不為之累歎而太息矣雖然古人之言固有當世不能無然疑而異世乃知其解者又有當世不能盡用之而後世乃按而行之者又有當世與後世俱不能用而其論卒為宇宙間不可磨滅者要以其文不沫則可用者常在可用者常在則身之所托以不朽者固恒與天地日月終古以固存也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梯榮哉人以照乘貴珠而珠

不以十二乘而輝人以連城貴璧而璧不以十五都而潤巖山枯岸為月為虹按劍而投之則足而獻之人之所以貴珠王者珠玉之所以賤也琛寶可懷貞期難對九原可作先生不以乘雲亡轡而自為局促矣先生之子孝廉汝承能傳其父業名行著聞當代所謂瓌璋之士也崔士之世禪雕龍何足為異先生經國之大業具在汝承矣知太玄之必行者何待四百年而後有平子哉

因初迄于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喻升菴先生者
至其奇麗奧雅渙弋四部七畧之間事提其要言纂其
玄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顧其為書單部短詠不下
數十百種世不恒見即見之者互存錯出綸貫為難往
有安后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吾鄉澹園先生負
內聖外王之學尚友千古至于閱覽博物以視升菴先
生又所謂後代之子雲也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所為
閱而弗傳者廣為摭輯聚于帳中以代飽枕已廼虞部
帙之浩繁惜披覽之緯繡也手自排綴彙為內外二集

而鈇析櫛比外集尤多異者疏之同者合之複者刪之
互者仍之疑者闕之誤者正之就一部之中別之以類
就一類之內辨之以目巨細畢收網維不紊所謂歸之
于殊塗不啻離之而復美矣豈非作述之盛事者欤龍
紉魚鬚入天孫之机杼經緯益章電戟霜戈更大將之
部分壁壘皆變舍咀愈滋其新味神明若煥于舊觀蓋
偉校讐之勞功寔高于獨創弘陶鑄之益美尤藉于善
成矣余起元三復讀之而喟然嘆也新都立言已懸日
月寥々一代幾見斯人迺汝南正之琅邪非之摘其小

瑕掩其弘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為然而以後凌前得無已甚有澹園先生而升庵之名愈彰是陶貞白所謂元常之骨更蒙榮造于敬之肌不沉泉夜者也然則升菴之不朽者固不与其人俱往矣又何幸而得澹園為之表章于後世哉乃知百齡影祖千載心在知有一人而不恨玄四百歲而必與觀斯集而古今作述之盛先後符合之揆可以曠然玄覽于中區矣

具區先生快雪堂集序 頌起元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厯戊戌解大司成印鞅歸築蒲園

于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于其中間命輕舸載歌兒吹簫度曲蕩漾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然若神仙也如是者九年而先生海山之館就矣卒日之集歲家筭三子以貧不能壽諸梓今年夏秋間伯氏驥子仲氏鶴雛先後來白下乃奉快雪堂集屬吾友黃貞甫儀部校而行之日醜同志捐貲以就其事既成二子謂起元宜有言余曩游成均受知先生深不敢辭也憶先生丁丑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于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辭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琅琊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

能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以殺氣感弇州而好獨
行其意沉鬱浩雅簡遠冲夷称心而言盡具而止諷而
詠之有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有餘音者也
昌黎有言惟古于文必已出當風流相煽絡繹奪會之
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岂不曼曼難哉先生洞覽
流畧手不釋卷寸心千古獨詣為多試觀集中所為程
量人才之良楛剖析政事之得失持撫文章之利害皆
別有具眼別有遠識別有微情往來開古今人所未發
之覆而至其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之有光花之有

香竹之有報茶之有味皆微襲人于眼耳鼻舌之際使
可知而不可言可攬而不可盡此寔先生之所為孤芳
自妍不與眾伍者也先生之平憐才好士不啻飢渴一
時秀雋風靡後之所品題賞識殆無剩材所延攬獎藉
殆無虛日至于鑒定書史則張彥遠之記摩挲鼎彝則
薛尚功之錄以古况今未知孰勝而又妙解音律雅好
歌舞晚節末路人競以白香山蘇東坡目之求諸集中
彷彿可見然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
間奧竟已不與世忤世亦不與已忤恬然怡然自得自

適而已矣是以中更坎壈不下得陽之泣平視禮法不
開洛蜀之党彼且以身世為泡影以功名為露電以造
化為玩弄以生死為去來而何有于區々之穀色祿利
誹譽進退哉然則讀先生之文者尚進而求先生之為
人苟其有得于先生之為人則先生之文真有如神仙
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直當以琅函蕊笈奉
之未可以人間世文字訖其方也

九芝集選序

顧起元

君御先生九芝集成方以憲大夫備兵酒泉張掖間函

寄友人俞美長汪肇節氏選而刻諸金陵詔書二君以
序見委余受而卒業自騷賦以至近体凡若于弓美武
洋々乎詩道具矣穀律之肆也莫盛于慶曆以還倡者
孤鶩蘇者羣鶩前者霧合後者馳遞相凌高莫之或圍
可謂盛哉然而未流所趨漸乖本始識曲者聽其真致
可得而言矣文章之理天倪既動詞度自彰師匠從心
寧須糅合有如思緯尚淹先錮之以摹擬不追難狀之
景第搏已范之型優孟非真華歆更遠丈夫百城自擁
肯以籬下寄人且憂虞之互涉也寂囂之異感也玄史

之別趣也道匪一塗語乘境換若壹以凌厲道上之氣
 叫嘯出之情折勢奔喙，同響務^骨骸而掩風華又何以
 綜風騷之極致乎作者上下古今必有與窮斯累者矣
 先生負邁往不屑之韻高握四流其家司徒與外舅廷
 尉摩厲續承並雄當代又居在武陵為仙靈之窟完山
 川異氣含吐胸中肆筆^迅逸書軒若霞牽雞淘汰^賦搗搗賦
 象班形無復遺巧而秀色天然盡謝彫飾眠被摹擬者
 殫穿鑿刻鏤之勞叫嘯者鬱優柔清深之致亦何異夫
 夷先素姿而粉黛掩媚芙蓉初日而雕績奪彩者哉詞

搆于情，深者詞婉響激于氣，高者響逸才壯于學
 學富者才廣趣^溢于具，博者趣長斯乃得之于內不
 可得而傳彼望植索塗疾視盛氣自謂有大力者負之
 而趨吾惧古人之未易爭匹也先生弱冠為李業典大
 函傘州倡咏往復秉羽詞壇垂三十年髮猶未^艾當文
 章盛衰之際典雲杜先生繼起于衡嶽洞庭之南風雅
 未墜其在茲乎杞梓琳琅前第^第後勁惟楚有材自昔志
 之矣

玄暢閣稿序 頌起元

文章之流別多矣執古御今者謂兩漢以後難為文三唐以後難為詩而操玉輅椎輪增水積霰之說者又沿世而自予雄目空千古乞為而思蹈其上二家之言持之有故均不可偏廢余以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神理尸之者也故或經緯區宇彌綸彝憲陶冶俗化黼黻岩廊天籟相宣玄樞自轉豈以時代為畛域哉居今之世為今之言暢今之懷紀今之蹟凡夫神理之繪而為事吹而成教者壹毋鬱夫自然之真而遺其所寄如是安見夫古之為雅而今之必為鄭也且

安見夫今之為圓而後之不更為觚也故師古人可去陳言亦可吾不欲以漢唐之似掩宋元之真又安肯以明之真蒙漢唐之似哉何也遺其所寄則宋元名不為漢唐而其能為漢唐者自在也明名為漢唐而其不必為漢唐者亦自在也二家之論庶可調乎余友永思有軌物經世之具而又饒登高能賦之才官尚書起部郎奉命稱行河使者已晉秩現察備兵于汝南道中間紀政述事贈行賀遷皆有文而閔時思古懷人抒志無不有詩蓋官輒所經前後十餘年南北數千里口占筆授

明文海
卷之四
不可勝藏永思擇而存焉此玄暢閣稿所錄集也既成
余受而卒業文則根本六藝間取秦漢以東諸名家之
長佐其論之所成而壹出于正詩則五言古取法漢魏
六朝七言古諸近體出入三唐間而渾然天成斧鑿無
跡此非嚮所稱毋嚮夫自然之真而遺其所寄者邪未
嘗不師古人也而又惟陳言之務去神理制匠羣象猷
功永思之于斯道有冥爾而微至焉者矣大而化之吾
安知所稅駕哉然永思方以名伐峻陟于朝所謂經緯
區宇弥綸彛憲陶冶俗化黼黻岩廊者蓋三不朽之業

具焉余徒以文章概永思耳得毋曰夫夫也見猶存乎
遂艾之間也夫

葵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融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葵
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宮入中秘載
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節宣國家寵靈于洱海
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天子膝前
行且大用矣竟中諛歸、無何而卒子弟子門人相與
褒其遺稿讀之其所為潤色大業不過應制視中典夫削

續碑板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矣先生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號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達陸敬輿者當其為人主眷倚即宰相不敢望而官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代禮遇詞臣比唐宋加隆如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參典大詎猷業顯赫故當時館閣之文重而辭統不待不尊其後官府日隔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腐毫需次無鹽梅霖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時已大緼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咨

本支嫡庶間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今而何如哉一切重言格論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啟疑塵寂然欲如先生之不用其又何得邪蓋館閣之輕也有自來矣衡生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聞其所為文大抵有所稟程要以簡栗深重應規入矩為天下模楷自嘉隆以還二三倖屬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帛菽粟之繩墨典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蓋世之好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有甚者焉昌觀先生之文其綴詞結響樞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傳情衡今權

古得文之寔華寔相宣彬々乎旨而深麗而不治多變
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宮商諧雅頌備矣
而窮溷下里之歌飲山鬼蛇神之吟嘯騷人病客之怨
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哉惜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
必蓋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即陸敬輿之為用亦不過十
之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搗藻者遜其工績學者讓其
博向之躄屬跳盪沾々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
則天下文章之骸尚有所統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
之詔令且藉以俱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